國子監志

國子監志卷五十四

金石志二

御碑

世祖章皇帝

御製曉示生員臥碑

清漢文各一石順治元年二月立在太學門外之左。南嚮。文恭載卷首

聖祖仁皇帝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碑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立在

大成殿甬路東有亭文恭載卷首

御製四子贊碑

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敕敬書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立在

大成殿甬路西有亭文恭載卷首

御製訓飭士子文碑

御筆鈐

寶一曰康熙御筆之寶康熙四十一年正月立碑陰刻

禮部左侍郎仍兼管國子監祭酒事臣邵穆布

禮部侍郎仍兼管國子監祭酒事臣孫岳頒國

子監司業臣滿丕黨阿賴魯援立石國子監鑲

黃旗助教臣德明正白旗助教臣巴泰國子監

典簿廳臣阿起納典簿廳臣郝士銓監造鴻臚

寺序班臣朱圭鐫字在敬一亭正中南嚮文

恭載
卷首

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清漢文左右刻鈐

寶三曰廣運之寶康熙四十三年三月立碑陰刻禮部

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祭酒事臣邵穆布禮部侍

郎仍管國子監祭酒事臣孫岳頒國子監司業

臣滿丕黨阿賴黃叔琳助教臣德明佛保學正

臣傅元烓典簿臣阿杞納典籍臣王世繩筆帖

式臣勒爾圖仝監造鴻臚寺序班臣朱圭篆額

并鐫在

大成殿甬路西北有亭志

文恭載禮

獻功

御書聖經石刻。

御筆鈐

寶三。曰廣運之寶。曰體元主人。曰萬幾餘暇康熙三十三年仲夏立。碑陰刻排類校對官 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張英。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臣陳廷敬。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王士禛。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臣王鴻緒。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勵杜訥。禮部左侍郎仍兼管國子監祭酒事臣邵穆布。兵部左侍郎臣胡

會恩禮部左侍郎仍兼管國子監祭酒事臣孫
岳頒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臣張廷瓚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
講學士臣陳元龍兵科掌印給事中臣宋駿業
監造官養心殿監造六品官兼景山火器
總管臣趙昌養心殿監造兼內務府廣儲司
司庫臣强國忠養心殿監造兼內務府廣儲
司司庫臣王道化武英殿監造內務府會稽
司管理錢糧員外郎臣赫世亨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廣儲司主事臣張常住鐫刻鴻臚寺序班臣朱圭內務府序班臣梅裕鳳在彝倫堂正中南嚮

御書嵩高峻極等四榜

榜正中各

題曰康熙御筆各鈐

寶一曰廣運之寶無立石年月在敬一亭左右楹間均南嚮

世宗憲皇帝

御製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
雍正三年五月立在
大成殿甬路東南有亭。志文恭載禮獻功
諭禮部會試舉人合辭陳謝碑
雍正五年三月
諭旨。乾隆四十四年奉
敕立石。在東講堂正中南嚮恭載卷首諭旨
御製仲丁
詣祭

文廟詩刻。

御筆。鈐

寶一。曰雍正御筆之寶。雍正六年二月立。在

大成殿甬路西南。有亭。志

詩恭載

祥順、

禮

高宗純皇帝

御製

文廟易蓋黃瓦

臨雍紀事碑。

乾隆三年三月。

詣學釋奠

先師。四年十二月立石。清漢文左右刻。後刻　經筵

講官戶部右侍郎臣梁詩正奉

敕敬書。碑陰刻

御製乾隆庚申仲秋釋奠詩。

御筆。鈐

寶二。上曰乾。下曰隆。又刻甲子仲春釋奠詩。

御筆。鈐

寶二。曰乾隆御筆。曰所寶惟賢。在

大成殿甬路東北。有亭。修

釋奠。

文恭載廟志 建

詩恭載禮志

御製訓飭士子文碑。

御筆。鈐

寶二。曰乾隆御筆。曰所寶惟賢。乾隆五年十一月立。碑

陰刻總管 御書處和碩和親王臣宏晝。多羅

慎郡王臣允禧。排類校對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兼管國子監事臣劉吳龍。國子監祭酒臣敷文。

國子監司業臣塞爾登。國子監司業臣開泰。國

子監司業臣多爾濟國子監司業臣徐以烜監
造官　御書處監造內務府廣儲司總理六庫
郎中臣邁格　御書處監造兼內務府廣儲司
郎中臣吉祿　御書處監造兼內務府掌儀司
員外郎臣明月　御書處監造兼內務府佐領
臣豐盛額　御書處監造兼內務府都虞司主
事臣永泰　御書處監造兼內務府掌儀司贊
禮郎臣時運　御書處監造臣許夢熊刻字委
署催總宋璋等鐫刻在南學率性堂正中

恭載卷首。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

清漢文左右刻。後刻　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協

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梁詩正奉

敕敬書。乾隆十四年四月立。碑陰刻

御製乾隆癸酉仲秋釋奠詩。

御筆。鈐

寶二。上曰乾。下曰隆。又丙子仲秋釋奠詩。

御筆。鈐

寶二。曰乾隆御筆。曰所寶惟賢在

大成殿甬路西北。有亭、文恭載禮志獻功、詩恭載禮志釋奠。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

清漢文左右刻、

御筆鈐

寶二。曰惟精惟一。曰乾隆宸翰。乾隆二十年五月立碑

陰刻伊犁勒銘。清漢文。乾隆二十三年七月

御筆在

大成殿甬路東有亭。志 文恭載禮 獻功。

御題國學古槐圖詩刻。

古槐為元臣許衡手植。乾隆二十四年。大學士蔣溥繪圖。吏部左侍郎董邦達復展為鉅幅。縱五尺。橫八尺。兵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觀保等刻石。圖首恭泐

御題五言六韻詩一章。鈐

寶二。曰惟精惟一。曰所寶惟賢。下刻董邦達恭跋。及觀保等請刻石疏。後刻祭酒臣全魁。祭酒臣陸宗

楷司業臣博卿額司業臣吉泰司業臣盧敳末署臣觀保敬書乾隆二十四年立在西講堂正中南嚮。載學志圖說 詩恭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

清漢文左右刻。

御筆、鈐

寶二。曰信天主人。曰乾隆宸翰。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

立。碑陰刻

御製己丑仲春釋奠詩、

御筆。鈐

寶二。上曰乾。下曰隆。在

大成殿甬路西。有亭。獻功。釋奠。文恭載禮志。詩恭載禮志

敕修國子監碑。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

諭旨。次年八月立石。在太學門右東轡。載學志建修。諭旨恭

敕修

御書樓碑。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

諭旨次年八月立石下刻　經筵講官兵部左侍郎正

白旗滿洲副都統兼管國子監事務教習庶吉

士臣觀保祭酒臣宗室良誠祭酒臣全魁祭酒

臣陸宗楷司業臣博卿額司業臣吉泰司業臣

朱珪司業臣盧殼助教兼管繩愆典簿廳事臣

扎什助教兼管繩愆典簿廳事臣永貴助教兼

管典簿廳事臣噶爾弼善助教臣陳孝泳篆額

學錄臣馮秉忠書丹在

御書樓下東鄉。載學志 諭旨恭建修。

敕修

文廟碑。

清漢文左右刻。乾隆三十二年三月立。在

大成門外西南。有亭。載 諭旨恭廟志建修。

御製重修

文廟碑記。

清漢文左右刻。

御筆。鈐

寶二。曰乾隆御筆曰惟精惟一乾隆三十四年二月立

碑陰刻

御製癸卯仲春丁祭詩又乙巳仲春釋奠詩

御筆。各鈐

寶二。曰古稀天子之寶。曰猶日孜孜。在

大成殿甬路東北。有亭。修。文恭載廟志建

釋奠。詩恭載禮志

御製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

清漢文兩面刻。

御筆鈴

寶二。上曰乾。下曰隆。乾隆四十一年三月立。在

大成殿甬路東南。有亭。志文恭載禮

部獻功。

御製國學新建圜水工成碑記。

清漢文各一碑。

御筆鈴

寶二。曰古稀天子之寶。曰猶日孜孜。乾隆四十九年十

月立。兩碑陰分刻清漢文。

御製三老五更說。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

御筆。鈐

寶同前。清文碑左側刻

御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乾隆五十年七月

御筆。鈐

寶同前。右刻張廷玉三老五更議。臣董誥奉

敕敬書。兩碑在太學門內甬路東西分列有亭。記文恭載辟雍志建置。

御製說經文石刻、經說恭載本志。

御題三老五更議恭載卷首。張廷玉跋詳見藝文志奏議。

御製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碑。

御筆。前刻序。後刻釋文。乾隆五十五年正月立。鈐
寶二。曰八徵耄念。曰自彊不息。碑陰刻重排石鼓文音
訓。并諸臣恭識。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禮
部尚書管理禮部事務臣王杰。 經筵講官吏
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管理國子監事務敎習
庶吉士臣彭元瑞。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臣董
誥。 經筵講官吏部侍郎兼署禮部侍郎臣金
士松。 經筵講官兵部侍郎兼署禮部侍郎臣
沈初恭書。 武英殿總理工部尚書總管內務

府大臣管理御書處事務臣金簡摹篆，懋勤殿行走戶部員外郎臣趙秉沖監刻，御書處六品司庫監造臣盛格鵠宇，司匠小臣長壽。

在大成門外之東南嚮。志文恭載本國朝石鼓

御製重排石鼓文。

共十鼓，以十干為次，甲癸兩鼓文並御製自乙至壬八鼓。命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在

大成門外東西分列。志文恭載本國朝石鼓。

御製再題石鼓詩跋刻。

御筆。鈐

寶二。曰乾隆。曰八徵耄念。乾隆五十五年春刻於周鼓

第十鼓平面。在

大成門內西側東嚮。詩跋恭載本志周石鼓。

御製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石刻。

額左

御題瓌辭神筆四大字。鈐

寶一曰典學勤政額右恭刊

御製詩鈐

寶二曰八徵耄念之寶曰自彊不息石四面刻張照草

書韓愈石鼓歌乾隆五十五年二月立在

大成門外之右南嚮本志周石鼓詩恭載

御製說經文石刻

凡十三石額曰乾隆

御製說經之文八字篆書鈐

寶二曰表章經學之寶曰八徵耄念之寶下刻說經文

御製并書。在彝倫堂。

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石刻。

清漢文各一石。

御製并書。鈐

寶二。曰八徵耄念。曰自彊不息。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立。

在彝倫堂東西分列。御定石經碑。文恭載本志

御製丁祭釋奠詩石刻。

一石左右分刻。

御製丁祭釋奠詩二并書。各鈐

寶二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曰八徵耄念之寶乾
隆六十年二月立在彝倫堂西壁東嚮詩恭載
禮志　釋奠

御定石經碑

凡一百九十石額曰乾隆
御定石經之碑八字篆書鈐
寶二曰表章經學之寶曰八徵耄念之寶下刻蔣衡書
十三經末一石告成表文乾隆六十年二月立
總裁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華殿

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忠襄伯臣和珅。經
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臣王杰。副總裁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臣金簡。經筵講官吏
部尚書臣劉墉。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
書臣董誥。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少保工
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彭元瑞。校勘官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臣金士松。經筵講官
吏部右侍郎臣沈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
瑚圖禮。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那彥成。日講

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臣阮元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劉鳳誥國子監祭酒臣汪廷珍。翰林院侍
讀臣邵晉涵。懋勤殿收發官兵部郎中臣趙
秉沖。收掌官戶部主事臣錢楷吏部主事臣貴
徵。翰林院編修臣洪亮吉翰林院編修臣洪梧。
翰林院編修臣張師誠。翰林院編修臣錢學彬。
欽賜舉人候補主簿臣蔣和。收掌官兼辦
石工監督內務府郎中臣阿克當阿。監造官副
監造臣德興。委署主事臣經文庫掌臣泰山保。

筆帖式臣福成筆帖式臣春保苑副臣德委署庫掌臣吉福委署庫掌臣五福栢唐阿臣廷佩栢唐阿臣文英司匠臣常壽司匠臣官福司匠臣三福供事官臣汪瑚臣左景明臣曾敬基臣陸炳臣王元錦臣陶然臣趙宜揚臣魯芬臣董承紱臣顧俊臣周溪臣董大烈臣施宗焯臣汪膺泰臣章旋源在辟雍之左右六堂碑序詳載本志經碑

御定石

仁宗睿皇帝

御製八旗箴石刻

嘉慶十三年十月臣費淳臣佛柱臣張錦枝臣英良臣德亮臣方振敬錄勒石在

御書樓下恭載卷首文

御製喜雨山房記石刻

嘉慶癸酉六月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臣鐵保

奉

敕敬書在

御書樓下恭載卷首文

皇上
御製平定回疆勦擒逆裔告成太學碑、
御筆、鈐
寶二。曰道光宸翰。曰保民無疆。道光九年六月立。在
大成門外西北。有亭。志
文恭載禮
獻功、
附
元
加封
先師文宣王遣祀闕里碑、

大德十一年七月加封。上刻上天眷命皇帝聖

旨。下刻奉訓大夫國子司業臣潘迪書。亞中大

夫國子司業臣謝端篆。臣茅紹之刻碑陰刻翰

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國子祭酒

臣歐陽　亞中大夫國子司業臣謝端。奉訓大

夫國子司業臣潘迪。承德郎國子監丞臣張彝。

承仕郎國子監典簿臣尹忠。承直郎國子博士

臣王昕。承直郎國子博士臣黃　承務郎國子

助教臣　將仕郎國子助教臣　儒林

郎國子助教臣　從仕郎國子助教臣
承務郎國子助教臣　國子學正臣
國子學正臣　國子學錄臣劉思　國子
學錄臣焦思問。國子司樂臣王居敬。國子典籍
臣王汝衡。國子典籍臣劉洪。廟學管勾臣秦悌。
國子掌儀臣張昭。國子掌儀臣張克誠。至元二
年十月立。在
大成門外東階下南嚮。
加封

先聖父母及
聖配夫人顏曾思孟四子碑。
至順元年二月加封。碑陰刻集賢侍講學士中
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王思誠。奉直大夫國子
司業臣薛泰。儒林郎國子司業臣董立。承德郎
國子監丞臣毛元慶。文林郎國子典簿臣李烈。
文林郎國子博士臣鄭鈞。奉訓大夫國子博士
臣張頤。奉訓大夫國子助教臣劉文芳。承仕郎
國子助教宗聖公五十六代孫臣曾堅。奉訓大

夫國子助教臣胡行簡。從仕郎國子助教臣張
呂　國子助教臣張巖起。國子學正臣李思誠。
臣于謙。國子學錄臣馮彥弼。臣劉仲元。國子司
樂臣趙楨。國子典簿臣朱棣萼。臣孟志道。廟學
管勾臣劉士俊。國子掌儀臣郭鵬遠。臣呂天倫。
末署至正十六年六月茅紹之門人滿水郝恭
刻。在
大成門外西階下南嚮。
明

洪武學志碑。

洪武二年立。字多磨泐。在太學門左西嚮。

五朝上諭碑。

洪武十五年二月。三十年七月。宣德三年四月。正統五年六月。九年三月。景泰二年二月。成化元年三月。凡上諭七通。合為一碑。成化三年三月。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邢讓等立石。在太學門左南嚮。

英宗御製新建太學碑。

正統九年三月立。舊在

大成殿東廡。乾隆三十三年重修

文廟。移置

大成門外東南。有亭。

世宗御製敬一箴石刻。

嘉靖五年六月立。在敬一亭正中南嚮。

世宗御注宋儒范氏心箴石刻。

嘉靖六年立。在敬一亭右南嚮。

御注程子四箴石刻。

共四石刻御注程子視聽言動四箴嘉靖六年立。在敬一亭左右南嚮

頒發五箴聖諭石刻

嘉靖六年十一月立。字多磨泐。在敬一亭左南嚮。

萬歷敕諭碑。

萬歷四年立石二。一四月。在續題名碑上截。一八月。在監丞以下題名碑上截。俱東廂正堂之左右南嚮。

總纂助教臣富明阿

金石志三

高宗純皇帝

御製說經文石刻

讀歸有光易圖論

有光以為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似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有光不云乎。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納甲飛伏卜數隻偶之類。皆可以易言。既如是。則伏羲之卦。何嘗不具

圖之義第不可以圖謂足盡卦之理可耳余謂易以傳天道。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則可知易亦不變或曰交易變易。正所謂變安得謂不變。曰亦觀之天而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一日而周三百六十五度。其至變之中。不變者存焉。道如是易亦如是又誰能為圖以概之。有光蓋有見於圖之局但語焉而未詳耳。朱子恐人求易於虛無神奇。而反失實理。故定為卜筮之書。而每卦每爻。皆注之以占之者云云。審如是。則江西持筒賣卜者。皆可以言易矣。其然。豈其

然乎。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行健。行所無事而自健也。君子以自彊不息。猶有勉强之功焉。然至於不息。則與天行之健同。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是故天行之健。天不自知其為健也。而四時行。百物生。天何容心哉。君子自彊不息。則必存理遏欲。克己復理。而操持省察之功。不容少間矣。大抵理乃固有。何用其存。理本無欲。何用其遏。本無可克之己。亦無可復之禮。故不息即健。自彊斯不息。君

子以自彊不息者亦示人以下學上達之階耳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間斯乃健也應與中庸至誠無息之語並觀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彊不息而已蓋天之不息無為而為人之不息則在自彊自彊者必本於克己復禮人十己千成己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為為君者言蓋人人皆有法天之責

此責不在於外而在於心。人各盡其心之誠。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為人君者。益當法天行健。夕惕朝乾。孜孜亹亹。不遑暇逸。以是為亟耳。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教人以聖希天之法也。夫士之去賢聖且遠矣。而況天乎。然而不可無希之之志。若不希之。是自畫也。昔為三希堂記。略見斯義。且天之行健。日日在人目前。予以為較聖賢之去人為尤近耳。君子以是為法。自彊不息焉。不庶幾可希天乎。蓋所謂自。亦有二義。

一曰自已一曰自然自已尚覺有私自然則無為也無為而不息此天之所以行健而人之所當以為法也設曰何以不息則注之曰克已復禮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天具四德而為春夏秋冬人體四德而為仁義禮智然夏秋冬咸統於春而義禮智實歸於仁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惟其善之長故亨亦元之亨利

亦元之利貞亦元之貞天道一人道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茍失其仁則不可以為人於義禮智乎何有故氣成形而理成性茍無其氣不可以成形茍無其理不可以成性而其氣其理總一元為之樞紐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子蓋明示之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元足以包四德而仁亦足以貫四端體仁即所以體元體元即所以體乾也然四端無非仁而仁之本則在於博愛四德無非元而元之本則在於大生試觀

四時之春而可知天地之心矣體仁長人又何待著占而通卜哉雖然無亨利貞不能成其為元而無義禮智亦不能成其為仁故聖人義制事禮制心不妨並用而其為全體大用之本者必於仁焉是存肫然而無不愛廓然而無不容己飢己溺關切深衷曰敎曰養籌之無窮此聖人之所以體仁也此其所以能長民也

修辭立其誠

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此正可與文言修辭立誠之意相發明蓋一言一行無不以立誠為要而非獨指文辭之宜去其偽也且道之在天地間無人而不具即無人而不可行顓蒙庸愚者亦能無言行即無不可立之誠若徒以文辭為事攻乎此而修治之去枝葉絶浮夸以為吾將立其誠焉則此心已非誠矣所為北轅而適越耳故程子云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蓋

深有體驗之學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項氏謂乾始而四德在其中俞氏謂乾始即乾元是二說也一則分始與元為二一則合始與元為一余以為俞說近之而猶未識夫始也元也總一乾也蓋乾具四德大哉乾乎乾之大不可見於四德見之所為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无所不利非可指名即貞也四德以是乎流行萬彙以是乎蒙美豈不大乎夫人君者體天

者也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余嘗申其義而論之亦曰不言所利而已矣

雲上於天解

嘗讀易需之大象曰雲上於天需音義者於上字發圈讀為上聲上於是程傳遂有雲氣蒸而上升於天之語審如是是雲仍在天下非乾下坎上之義也蓋伏羲設卦因陰陽本然之理非强為之辭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加之以大象者亦因陰陽本然之理而非强為之辭也怪力亂神夫子所不語恐人求之

奇也是以變其文曰雲上於天雲即水也然而程子雖不求之奇而已失其義矣蓋上仍應作去聲讀為上下之上。是坎在上而天在下也或曰天無在水下之理則予有說焉且人知水之在地上而不知地之在水上也。或知地之載於水而在水上不知天之在水下也何言之天為圓體元氣運之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夜一周而不息其在上者穆穆清清。舉頭視之為天其在下者。囫囫圇圇右旋而輪轉者。獨非天乎。知地之在水上。則可知天之在

水下天無不包其在水下之時非坎上乾下之需乎需者待也待其輪轉而上則為天水訟而違行有所不免矣此至平至易之理耳夫知天之有在水下之時則若地若雷若風若火若山若澤均有在天上之時可推而知此實八卦本然之象不必求諸神奇謬悠之談也夫善言易者不言易若吾斯所言得毋乖言之義乎若夫葛洪渾天之說謂天表裏有水引黃帝水在天外之說以證之黃帝之說不見於經然黃帝自是天裏之人裏之未窮表何能知果如是是水

外於天而大於天矣且水之外當更有天矣此與釋家之忉利道家之禹餘又何異乎夫子之所謂雲上於天者或亦有懼於類斯之語乎晉天文志之引葛洪其亦未之思而已

開泰說

陽交三而成泰此劉琨柳宗元等開泰之說所由昉乎泰者通也又安也小往大來內陽外陰與夫任下事上君子小人之義注易家論之詳矣余以為泰之所以為泰在九來居三泰之九三即乾之九三也乾

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蓋必有此乾乾惕厲。然後能安而弗危。通而弗塞。以常保其泰也。故本爻即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使無乾惕之意。則平者陂而往者復矣。又繼之曰艱貞无咎。益深切而著明。蓋艱貞。即乾惕也。必乾乾以知其艱。惕若以守其貞。然後得无咎。兩爻呼吸相通。無不於慄慄危懼三致勗焉。元聖訓後世之意篤矣。凡觀象玩占者。皆當以是為棘。而有撫世御民之責之人。尤不可不凜淵冰而戒盛滿。袪安逸而謹思慮。庶幾恒守其泰而不至

失其道以流入於否後世賢臣持盈保泰憂戚危明之說胥不外乎是爾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此語當與君子和而不同句並觀蓋所云同者非同其私也同其志也其志維何敬天勤民而已夫惟同其志則都俞同也吁咈亦同也使以其私則都俞乃阿諛之風而吁咈亦後言之漸安得謂之其志同乎故天地有高卑之經而上下有氣機之應君子法乎此是以志氣相孚疇咨交儆無非

欽若亮采之心也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而適成其為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魏徵之面折廷諍韓范之上殿
相爭胥是道而已爾

輔相天下之宜

宋儒注此象者率以四時之節四方之限為裁成春
耕秋斂高黍下稻為輔相審如是則古聖神道設教
之後民皆知之矣何賴后之裁成輔相乎蓋裁成所
以制有餘輔相所以補不足制有餘為差易補不足
為貿難今夫水旱不齊茍非為君者勤恤民隱賑災

濟困則赤子之轉於溝壑者將誰賴乎故泰之中即有平陂往復之象是在有輔相之責者有孚惠心補其不足庶乎常保其泰而得天地之宜可不慎哉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易道廣大無不備體以示其象德以寓其理闡天地自然之蘊者其惟極深研幾之聖人乎試觀澤上有地臨之象也悅以强教順以含容臨之理也具其象而理或乖玩辭者其何所從焉澤上有地人咸知其為臨之象矣而因悅之教與順之容更識臨之理敎

而不養。操切之政也。養而不教。姑息之為也。從古盡臨之義者。舍是其何以為治民之急務哉。且也教與養。亦相資而不可離者。是故無包荒之量。則振德之心。究不能至誠無斁也。鮮納污之德。則虛受之懷。究不能廣大無限也。人徒知教養之宜並行。而不知教正所以為養。養正所以為教也。有臨民之責者。所宜視為一事。而日勉焉弗遑也。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剛健而艮篤實。此言各具其用。而相資以成其德

也。蓋剛健而無篤實或失之躁篤實而無剛健或失之固。躁與固則不能日新其德矣。然乾元之體無所不貫。八卦之德何一非乾德哉。故在大畜言大畜則曰剛健。而濟之以篤實。以日新其德耳。夫日新其德非所謂自彊不息乎。解大畜者。或謂畜之者大。或謂能畜其大。至於不家食。則率謂人君大烹養賢而其臣不食於家。予以為家者私也。不食於家去私也。君與臣胥無私以勑幾協民。有不日新而輝光者乎。若夫九二為剛中之臣。六五為柔中之主。此正剛柔相

濟不失其養亦日新其德之道也若必訓二以說其尤戒五以防其惡是君臣之間先自猜貳矣獨占其一爻者或可曲解然非大畜全體養賢之義茲故申而論之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養萬物而不能不藉后之裁成輔相聖人養萬民而不能不賴賢之時亮天工是以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圜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寰區至廣也生民至衆也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

其敝精勞神而迄無成功亦不待燭照數計而難卜矣自古聖王勞於求賢逸於得人然得人始逸而求賢則勞毋論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實所得非其人所求非其賢而天下之萬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養為君難蓋誠乎其難矣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養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也而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萬民焉聖人不恒生生矣不恒得位然則得位而有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聖而不體天地之

所以生我。乃為養民而設之義乎。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一人之心力。必不能徧及。故曰養賢以及萬民。然則有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賢。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及民而設之義乎。夫民而得養。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如是。則天地之生人。即所以養萬物也。而以氣候失宜。物有不遂其生。為天地之憾者。豈不失之甚哉。

讀周易枯楊生稊辨詁

易大過之九二曰。枯楊生稊。王弼注云。楊之秀也。孔

穎達謂枯槁之楊更生少壯之稊取象顯而易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從之攷夏小正云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戴德自釋其文確然可信足與弼注相發明且微獨王孔之說為然也唐以前諸儒講易者莫不然即鄭康成書作荑而解為木更生虞翻詁作稊而解為楊葉未舒辭雖小異義實不相遠也惟朱子本義以稊為梯且訓為根謂榮於下者其說本之程傳而程子則舉劉琨勸進表發繁華於枯荑為證夫琨信筆為文無與易理然亦未明言根義而荑之訓又

為草。琨所謂枯荑。安知非在彼而不在此。其不足據審矣。程朱之意。不過以卦體二爻。初除在下。遂以為下生根梯。而於五爻。老除在上。則以為上生華秀。夫以二之比初。為老夫得女妻。五之比六。為老婦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爻之象。以根梯華秀分上下而言則不可。朱子不又云乎。榮於下。則生於上。既曰生於上。非秀而何。矧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幹而枝而芽蘖。若舍稊秀而專言梯。且訓為根。則所云生於上者。曷所指乎。考之朱震河上易傳曰。二變而與初

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稊出楊之秀也震未嘗不兼言根而引而至於稊則較程朱之說為賅舉矣閒嘗綜爻象之辭而覆按之生稊必當以弼注為正蓋陽雖過而濟以陰故能成生發之功譬枯楊之生稊始孚秀而具生生不已之象猶老夫得女妻之過以相與也故无不利也五爻生華直當作華絮解陸佃埤雅云柳華一名絮是其義矣蓋楊而至於華絮其生意已過自此以往將就衰落故不可久也亦猶老婦得士夫之可醜也則以

象辭釋爻辭。其義自合。即以卦體證爻象。亦無弗合。又何必泥程朱之曲解為梯乎。但稊之為字。雖今時所行大戴禮亦從木。然詁解無異義。或出刊寫之譌。而張參五經文字。則列稊於禾部。唐國子學石經。本漢鴻都之遺。最為近古。而木旁之稊。則說文廣韻。並訓木階。與發榮義無涉。亦不可以不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天地無心。以萬物為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為情。試觀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飛潛動植之倫。各形其形而

色其色孰非天地之心哉放勲之時平章百姓而黎民於變時雍孰非聖人之情哉故萬物之化生不待天地之感而即見天地之感天下之和平亦不待聖人之感而亦即見聖人之感使天地有心而感萬物則自混茫以來至於今日不知其漏者有幾而斷者凡幾矣惟其以萬物為心是以萬物如是化生終古不窮人不能名强名之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至於熙皥之世首推唐虞自此以降雖有小康之時均非華胥之世也毋亦以有情之感感人之有情此亦一

情也彼亦一情也聖人方且惴惴焉而云天下和平是自欺耳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聖時憲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是惟無恒所以恒久而不已也夫四時代謝二氣遞壇何嘗久春而久夏乎然惟其不恒是以春恒去而夏恒來運而不窮豈非天地之以正而能久耶所謂正者何其不已之謂乎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久於其道也而大生廣生萬物芸芸孰非易知簡能所悠久以無疆者乎是故天地

以正而恒而天地初不自見其可恒於正使天地自見其可恒於正是有恒矣有恒斯無恒必恒生而恒滅恒屈而恒伸無是理也故觀天地之恒久不若觀天地之不已惟其不已是以恒久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是誠希天之聖乎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自上下下二語非申明損上益下而言也夫既損上以益下民之悅之自无窮極其為益也更有何言蓋自者由也自上下下重言為上者應不自恃居崇高

之位。每虛己撝謙。尊賢納諫。縱能而視若不能。已治而恒如未治。延訪必以精。明達必以徧。雖芻蕘弗遺焉。斯乃由上以下其下。而其道有弗大光者乎。或曰。如此。則益象祇為為君者言之乎。曰。易無不該。且一邑有一邑之上下。一家有一家之上下。推是道也。孰無自上下下之理。而吾在君言君。惟引以為己鑒耳。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修己治人之道。莫善於日新。莫不善於自畫。動而巽。不惟學者作聖之功。實王者體乾之德。蓋不震動則

不能奮發有為不巽入則不能遜志涵養遜志則雖有為而亦不鄰於躁奮發則雖涵養而亦不入於弛以之修己則德崇以之治人則業廣文王之於穆不已周公之無逸作所胥是道也豈徒學問之益云乎哉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蓋嘗觀於造化自然之流行而知天地之大矣天地之大未嘗自言其益而其益乃无方焉一陰一陽之謂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往者屈而來者伸息復消

而消復息。天地何容心哉。而惟是日進無疆之體健行不息。化育萬物。各正性命。何其益之大也。彼患心而或問者。固不足稱。即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而苟其内無健順藏用之功。則不足以建知始作成之本。外無丕冒顯仁之量。則不足以贊覆幬化育之權。然而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無心於天地。故其益无方焉。聖人有心於萬物。而萬物亦有心於聖人。故其益有量焉。此裁成輔相者。所以倍難於資始資生之無為也。

有孚惠我德

易理廣大無所不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予昔嘗以勿問其施惠釋元吉矣。至於惠我德，予亦以為應於為君者言之。蓋惠者何？即我之德也。我施德惠而稍有不孚於心，則仍是違道干譽之為。欲天下人之愛戴，此非問乎？此非不孚乎？且九五為君位，亦不應計及人之愛戴也。或曰：如此，不有違歷來釋經者乎？曰：觀象玩辭，予惟知盡予為君之道，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乾坤之撰至健至順確然隤然示人易簡而人或不知即有知之者亦云乾坤始能如是而人豈能惟聖人體天地之心以為心斯參天地之化以為化然而乾坤運終古而無窮者則以得易簡之理也聖人雖百世而罕遇者則以失易簡之理也失易簡之理何以其有人己之分也一有人己之分則物來而不能順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何能崇德廣業成參贊之功哉故人欲效乾坤之易簡當法聖人之無私無私則理存理存則守者約而應不窮久大之規胥於

是乎在矣

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

此章與中庸首章相表裏子思或有承乎是章之義乎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即所謂修道之謂教也至於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注疏家皆作一句讀予則以為鼓萬物而不與應作一句而與應作去聲如舜

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與。蓋所謂不居而已耳。不居則不知。不知不知則無為。無為則無心。設以上聲讀而貫下文。是視天地與聖人有間然。且有心矣。夫大易一乾坤。乾坤一陰陽。陰陽一天地。天地一易簡。春生夏長。天地之顯諸仁也。秋收冬藏。天地之藏諸用也。而天地實不居其功。此即天地之無心也。若夫聖人輔相左右。是有心也。有心則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不代天地同憂矣。咨政之暇。與諸皇子及數儒臣示及此。並命各抒其見以論之。皆以為不出所示。故不

復繁文闕論而直陳其義如此然予亦未肯遂信以為難爰簡筆書之以俟後之深於易者

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日新者久而无窮此語最親切故日新非必日日務求有所新益蓋君子自彊不息即所謂進德也且四時運行春生夏長萬物散殊其新若非故矣然今歲之春即去歲之春推而至於四時之運萬物之殊又豈非一氣之不息所以為新而別有所謂新哉天地聖人無不以是為極而學者進德亦必以是

為法。若夫化民成俗。蘊之中而發諸外。非勵悠久無
逿之心。又何以成光大有永之治。設其無忠信之本。
而徒務新奇之為。幾見其不失故而敗事哉。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上章明言極深而研幾。極深即所以研幾。非二事也。
蓋深為蘊於中。幾乃發於中。本祇一原。不過微有動
靜之別。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斯豈有內外先後
之殊哉。靜所以通志。動所以成務。此聖人所以闡易
理也。易之道。通天地。貫古今。自虞翻解此章。分屬之

著與卦而朱子遂以易為占卜之書視易小矣其然豈其然哉予之遲速論中略見之昔用以成功今復以自勉然而見幾而作克己立誠其難其慎亦惟自知其苦而已敢為侈談也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生不可析而二之若謂職覆職載德莫大大始成物生莫盛是德與生為兩事而非易簡矣德即生而無聲無臭之理於是乎昭生即德而成形成象之用於是乎溥故曰元者善之長也

此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以天地之大德見天地之大德不可見以天地之生物見然而生即德德即心大生廣生孰非易簡之至德哉

咸速也恒久也

易分上下二經上經首乾坤此天地之大經大法固不待言下經首咸恒解之者泥於夫婦之一語於是有少男少女感之深長男長女倫之正之說是皆以世俗夫婦之情窺聖人序卦之義並且曲為損益不首下經之論其去聖人之意蓋已遠矣夫何不觀於

雜卦咸速恒久之說哉且易雖有六十四卦何一非乾坤乎乾坤者天地之象咸恒者蓋天地之象之所以示人最深切而著明者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日而一周日月五行所不能及是最速者莫如天而咸象之華嶽有時而損益河海無日而不流而載之振之者終古無遷是最久者莫如地而恒象之且象傳於咸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則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一再舉之語焉而詳實於雜卦之義互相發明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蓋咸恒非不

備夫婦之道。而徒舉夫婦之道。以闡咸恒之義。則不足以盡之。若夫自彊不息。厚德載物。乃君子所以法乾坤。即君子所以法咸恒。不息感之速也。厚德常之久也。虛受無我。立不易方。內聖外王之道。於是乎在。如是。則咸恒一乾坤之具體。其首下經。不亦宜哉。